



凡人修仙传 II
宗门灵徒
忘语 著

魔天记



MO
TIAN
II <1>

魔天记

宗门灵徒
语著

南京
大学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天记. 1, 宗门灵徒 / 忘语著. — 南京 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305-10643-9

I. ①魔… II. ①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7878号

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号 邮 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.com>
出版人 左 捷

书 名 魔天记 1 宗门灵徒
著 者 忘 语
责任编辑 蔡冬青
特约编辑 奈何天 木 非
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
开 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17 字数310千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0643-9
定 价 25.00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 83686452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Sales@NjupCo.com (市场部)

-
- 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 - 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录

壹。亡命少年

5

贰。炼气士

15

叁。控元之术

25

肆。接引使者

37

伍。开灵（上）

49

陆。开灵（下）

61

柒。地灵脉与牧云仙

72

捌。执事堂

85

玖。炼魂索和通灵诀

96

拾。宗门任务

108

拾壹。修炼初成

120

拾貳 ○ 炼魂索

拾叁 ○ 妖兽

拾肆 ○ 变异

拾伍 ○ 灵果之争

拾陆 ○ 伏蛟岛

拾柒 ○ 斗法

拾捌 ○ 通灵赤蛟

拾玖 ○ 符弩和射阳箭

贰拾 ○ 幽冥鬼地

贰拾壹 ○ 异变再现

贰拾贰 ○ 骨尸

133

145

157

170

182

194

214

222

234

246

259

一名在无数凶徒中长大的亡命少年。
一个人与魔并立的时代。
一个可以役使厉鬼、妖灵的大千世界……

拾貳 ○ 炼魂索

133

拾叁 ○ 妖兽

145

拾肆 ○ 变异

157

拾伍 ○ 灵果之争

170

拾陆 ○ 伏蛟岛

182

拾柒 ○ 斗法

194

拾捌 ○ 通灵赤蛟

214

拾玖 ○ 符弩和射阳箭

222

贰拾 ○ 幽冥鬼地

234

贰拾壹 ○ 异变再现

246

贰拾贰 ○ 骨尸

259

目录

壹。亡命少年

5

贰。炼气士

15

叁。控元之术

25

肆。接引使者

37

伍。开灵（上）

49

陆。开灵（下）

61

柒。地灵脉与牧云仙

72

捌。执事堂

85

玖。炼魂索和通灵诀

96

拾。宗门任务

108

拾壹。修炼初成

120



~壹~

亡命少年

大玄国，滁州郡白水城附近的一片偏僻密林中，一个瘦弱的身影背靠粗大树干，双腿大敞而坐。

这身影的主人，是一位十三四岁模样的少年。

他五官普通，但脸色异常苍白，一身粗布衣衫有几分肥大，不太合身，身边随意摆放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剑，

剑柄上有些黑色血污。

少年的一侧肩头，被一根看不出颜色的布带缠绕了数圈，有淡淡血迹隐约渗透而出。

少年眼皮闭合，身体倚着树干一动不动，仿佛正在小睡之中。

忽然间一阵轻微的“沙沙”声从密林中传出，飞快向少年所在位置靠近。

少年一下睁目翻身而起，脚尖同时熟练地往旁边一点。

“砰”的一声。

那柄钢剑腾空而起，稳稳地落在手掌中。

少年往声音方向望了一眼，毫不犹豫地一个跳跃，向相反方向纵身而走，几个跳动间，没入身后密林中不见了踪影。

一会儿工夫后，一队身穿厚厚黑甲的武士，一组组地从林中走了出来。

这些甲士只有二十余人，但人人身材高大，神情彪悍，明显都是久经沙场的虎狼之士。他们刚走出林间，当即在一声低喝中，笔直地站在原处不动了。

与此同时，一名面容坚毅的年轻甲士急忙上前几步，在少年原先休息的地方蹲了下来，用手在附近泥土表面飞快翻弄了一番后，立刻站起身来。

“王军尉，逃犯刚走没有多久，若是现在马上追赶的话，说不定还有机会追上。”这名甲士向唯一一名没有带黑盔的光头巨汉回禀道。

其他人虽然身材也比较高大，但和这接近两丈高的巨汉相比，仍明显矮了一大截，犹如孩童站在成人面前。

“不用了。这一次，我们在几城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小子纵然再狡猾，也插翅难飞。在那边，司徒军尉早等候多时了。我们只要保持体力慢慢过去就行了。”巨汉哼了一声，往少年逃走方向凝望了一眼，说道。

“军尉大人，这人可是州郡的重犯，若是抓住了可是大功一件，真就这般让给了司徒军尉他们？”甲士闻言一怔，有几分迟疑。

“大功？这也要看司徒那老小子是否有这能耐了。我们赶得慢一些，说不定正好能坐收渔翁之利。”巨汉抬手一摸光头，面无表情地言道。

“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司徒大人那边人手比我们还要多一些，就算那小子懂些技击之法，又怎可能真在那边坚持太久？”年轻甲士有些惊讶。

“余信，你待在我这边也不短了，平常也颇有几分勇武之力。但若你一人被县衙捕快围攻，一次最多能面对几人还能安然脱身？”巨汉没有直接回答年轻甲士所问，反而大有深意地问了一句。

“只是普通捕快的话，属下应对七八名绝无问题的，但一旦超出十人，就有性命之忧了。”年轻甲士闻言一愣，仍小心地回道。

“七八名！嘿嘿，自从通缉令发出，死在这小子手中的捕快数量，就已经远超此数十倍了。”巨汉嘿嘿一笑后，板着脸说道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！那些县衙捕快也都是受过专门训练之人，纵然无法和我们黑虎卫相比，但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击杀的。”年轻甲士失声道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
“他是从凶岛逃出来的，纵然年龄小了一些，能做到这些，倒也不算太离谱。凶岛那地方，本身就是专门关押各种穷凶极恶之人的地方。岛上囚徒也大都身怀绝技，不容小瞧的。”巨汉则冷冷地说道。

“什么，是凶岛逃犯！”年轻甲士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但马上想起了什么，急忙又问道：“属下也听说了凶岛一夜间沉没的事情，但听说所有囚徒都和此岛一同沉入海底了，怎么还有人从中逃出来？那可是赫赫有名的死海，据说除了特制的乌木舟，其他船根本无法在海面上漂浮的。”

“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除了这小子外，还有十几人同样逃出了死海。要不是其中一人无意中被擒下，拷问出了这些消息，恐怕朝廷到现在还不知道此事。更不会出动我等这些常驻附近的黑虎卫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追的小子应该是那些逃犯中最弱的一名，虽然故布迷阵地拖延了大半个月时间，但只要被我正面遇上，也只有死路一条的。”巨汉摇摇头后，又一拍身后背的一杆黑色长枪，自信地说道。

“这是自然的。谁不知道大人的勇武足可以排进滁州全郡前百。”年轻甲士面露敬意地说道。

“少拍马屁了！我们也该上路了，走，出发！”巨汉一摆蒲扇般的大手，不客气地说道。年轻甲士答应一声，回到了其他甲士中间。

整支队伍顿时再次行动了起来，甲士一个接一个地转眼没入林木中不见了踪影。

一盏茶工夫后，他们再次走出密林，当大家来到在一小片空旷的草地旁时，眼前的一幕顿时让所有人惊呆了。

原本绿油油的草地，赫然大半被鲜血染红了。

很多黑衣甲士东倒西歪地躺了一地。

他们脸上大都有恐惧之色，仿佛曾经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景象一般。

“一共三十人，司徒军尉的手下，好像全都在此了。但是司徒大人本人并未在其中。”

那名叫余信的年轻甲士，脸色发白地再次走出队列，到巨汉面前回禀道，神色隐约带有几分不安。

巨汉脸色阴沉，听完之后，目光朝草地另一边望了过去，接着身形一动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。

其他甲士见此，毫不犹豫地紧跟了过去，但是人人面露小心，做出警戒姿态。

巨汉身形接连晃动，片刻间就出现在了一棵高大树木前，目光往树下一扫后，脸色异常难看起来。

只见一名面容枯黄的黑甲中年人挂在树干之上。

附近地面上，一口淡银色长刀斜插在泥土之中。

中年人两手死死抓住钢剑剑身，十指全破，双目直瞪正前方，早已气息全无。

……

柳鸣正在密林中飞快跳跃而行，只觉浑身上下酸痛无比，连手中提着的战利品——另外一口银色长刃，都有几分沉重起来。

他先前虽然用自己苦练了五六年的“剑法”一口气击杀了很多敌人，但这些甲士的凶悍程度也远超其预料。

哪怕他用游走之法将所有甲士杀光，那为首的军尉仍然不死不休地紧追不放。

他不得不用一种从岛上学来的激发肉体潜力之秘技，弄到旧伤复发才勉强将其斩杀掉。如此做的后果，却让他还未成年的身体透支过多，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了。

柳鸣想到这里，不禁往肩头一侧扫了一眼。

只见那原本缠成数层的布条，已经被鲜血彻底浸透了，同时一股股钻心的剧痛正折磨着他。

即便他的坚韧性子支撑着自己，仍有几分吃不消。

黑虎卫不愧为大玄国的精锐地方力量，远不是先前遇到的普通捕快可比的。

现在的他，只希望先前的杀戮能够让其他黑虎卫有了忌惮之心，不敢再对他紧追不放。

只要再过一两天，他上一次施展“闭息术”的后遗症就可消除了，到时就可再次跳入附近河中逃之夭夭了。

他年龄不大，但着实在凶岛上学到了几种罕见的偏门功法秘技。

若不是此，纵然当年在岛上有人庇护，但以他一幼童之身怎能在那种人吃人的地方存活了七八年之久。

柳鸣一想到这里，眼前顿时浮现一张满是疤痕的大汉脸孔，虽然面容看似凶恶异常，却让其心中为之一热。

柳鸣忽然脸色一变，原本向前跳出的身子猛地一扭，身躯竟瞬间蜷缩成一团，向另一侧横飞出去。

与此同时，前方“嗖嗖”之声大起。

十几只半尺长弩矢，当即从前方密林中暴射而出，接连闪动后，紧擦少年身体一掠而过，狠狠地钉在了后面一棵灰白色树干上。

弩矢通体森寒，明显都是精钢打造而成，大半弩杆都直接没入树中，并发出低鸣声，微微颤抖不停。

“谁？”少年一个翻滚落在了附近一处灌木中，将银色长刃往身前一横，神色冰冷地冲前方密林低喝一声。

“身手不错，怪不得在黑虎卫围剿下还能蹦跶这么久。不过现在遇到了我们夫妇二人，你只有死路一条了。”一个尖尖的女声从前方传出，一棵巨树后人影一动，走出一男一女两人来。

女的三十来岁的样子，身材肥硕，披着赤红衣衫，头上戴一朵艳红巨花，面容粗俗丑陋，手中提着一柄一人高的巨大狼牙棒。

旁边男子四十岁左右，身穿蓝色绸袍，面容普通，腰间插着一柄黄色木鞘短剑，手中举着一柄三尺长巨弩，上面弩匣空空如也，显然就是刚才对柳鸣发起攻击的利器。

“你们不是黑虎卫？”柳鸣眼盯着二人，深吸一口气问道。

在凶岛独自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让他学会了在动手之前，先想尽办法找出对方的弱点所在。

这番开口，既是询问试探，也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。

实际上在目光闪动间，柳鸣脑中已经飞快转动了起来。

“女的，双臂粗大，脚步沉重，明显是力大体壮之辈，可能在身法上略逊一些，但以其手中兵器的分量来看，自己绝不应该去沾上分毫的。男的十指白皙，目光阴沉，多半会什么特殊功夫，对其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……”

对面二人自然不知道，瘦弱少年短短时间内，心中就闪过这般多的念头，但面对这年少对手，第一次都露出几分颇感兴趣的表情。

男子一手往腰间一抓，重新拿出一个装满钢矢的弩匣子往巨弩上装去，同时口中冰冷说道：“柳阳宗，瞻南郡阳元城人，七年前身犯欺君不敬大罪，被捕抓入南兰郡大牢，后病死狱中。其子柳鸣因为年幼免去一死，但被判在滁州死海凶岛囚困终生。但一个月前，凶岛因不明缘由沉入海底，岛上大部分囚犯一同葬入海底，只有柳鸣等十一人趁机逃出海。现刑部发出银级追杀令加以追捕，生死不限。这些，没有说错吧？”

男子话音刚落，旁边红衣丑妇也发出尖利的笑声：“小子，这个人是在七天前死在我夫妇手中的，看看可是你那些同伴中人？”

少年目光往妇人所指之处一扫，当即心中一沉，低叫了一声“铁头”。

“既然你认得此人，看来是没错了。小子，你乖乖束手就擒，我夫妇二人还可放你一马，拿回去关押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小命。否则一旦动起手来，肯定是杀无赦。”蓝袍男子将

弩匣熟练地重新换好后，往身前一横，说道。

“两位对我了解得如此清楚，是刑部供奉吧，不知是什么等级的供奉？但拿这种话来哄骗我，难道真欺我年幼，对大玄律令不通不成！以我先前斩杀的捕快和黑虎卫之多，恐怕就是皇子大臣亲自作保，我也要受千刀万剐之刑。”少年眨了眨眼睛，对蓝袍男子的话根本不信。

蓝袍男子听到这番回答，哼了一声，没有开口否认什么。

旁边的红衣丑妇，却咯咯一笑，又说道：“想不到小兄弟年纪不大，竟对大玄律令了解得这般多。凶岛之人果然不凡，年纪再小也不能当成一般人看待的。我夫妇的确是刑部的专属银鳞供奉，小兄弟以后到了黄泉之下，可不要怪我夫妇以大欺小了。夫君，动手吧！”

丑妇说到最后，神色骤然一冷，将手中狼牙棒一挥，就化为一股狂风直扑少年而去。

看似肥大的身躯，竟然异常敏捷，手中挥动的巨大兵器，更是仿佛无物般轻巧。

另一边的蓝袍男子闻言，则心有灵犀般地将手中巨弩一抬，手腕一抖后，十几根弩矢就化为点点寒光向少年两侧激射出去。

少年若想向左右躲避，必定难躲弩矢攻击，若是留在灌木中，就一定要面对丑妇正面攻击。

这二人不愧为夫妇，一出手就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柳鸣见此情景，脸色一变，猛吸一口气，两手同时一握，银刃一挥，化为一道雷霆般寒光直劈丑妇头颅而去。

他竟对那巨大狼牙棒不管不顾，完全一副搏命打法。

丑妇瞳孔一缩，虽然知道对方并非真心同归于尽，但也不敢真的去赌命一次，只能无奈地身形微微一顿，手中狼牙棒往回一挥，就改变方向，砸向了银色长刃。

柳鸣手腕一抖，银色长刃就一个模糊重新缩回，并未让巨大狼牙棒碰撞上，反而往左右各自狠狠一劈而出。

“当当”两声脆响后，有两根突然转向，扎向柳鸣的钢矢，顿时被一磕而飞。

“这小子！”远处蓝袍男子见到此幕，心中忍不住暗骂一声，手掌往腰间一抓，又开始填装起匣弩矢来。

刚才他那招暗中操纵弩矢转向的特殊攻击秘技，可是解决过不少强敌的，没想到竟会在这少年身上失灵了。

丑妇也大感意外，但哼了一声后，就狂舞挥动手中狼牙棒和少年打在一起。

她每一次挥动手中兵器，都带起一股狂风，整个人大阔大开，仿佛化为一头人形猛兽一般，看起来实在是威不可挡。

与她相反，对面少年手中兵刃却根本不和狼牙棒碰撞分毫，只是化为一道银光围着丑妇上下游走不已。

他虽然大处下风，但每一次都攻击到丑妇必置之地，让其每每不得不放缓攻势而加以自救。

如此情形下，丑妇纵然勇武远在少年之上，却也只能气得破口大骂不已。

但柳鸣对此根本视若无睹，只是绷紧脸孔继续围着丑妇来回跳动不已。

此刻的他，看似轻松，但实际上已再次动用秘技将肉体最后一份力量也释放了出来，否则，光是对方狼牙棒带起的阵阵狂风，就足以将其瘦弱的身体卷得东倒西歪，更别提什么攻击了。

远处蓝袍男子见此情形，心中更加讶然。

丑妇的厉害，他再清楚不过了。

就算夫妇平常切磋，他也不敢做出这种正面缠斗举动，而这名不过十几岁的少年，竟然做到了。

难道对方是从娘胎中就开始练习技击之术不成？

据他所知，一些豪门贵族中的嫡系子弟的确从小就开始修炼某些强体秘技，并不停在各种药浴中捶打身体和服用其他一些灵药，但厉害程度恐怕也不过如此。

幸亏对方年纪不大，气力明显不足，若是再等三四年的话，就算和自己夫妇硬碰硬，恐怕也能安然脱身的。

现在，他却没有这种机会了。

蓝袍男子想到这里，心中杀机更盛，一手将巨弩一托而起，另一只手则一把将腰间木鞘中的短剑拔了出来。

这短剑颜色灰白，轻飘飘的毫无分量，竟然是一柄骨剑。

男子身形一动，无声无息地向战团一刺而去。

柳鸣目光微微一瞥，就看见了蓝袍男子如同毒蛇般的动作，原本绷紧的心为之一沉。

这些刑部供奉应对一个就已经十分勉强，若是两人齐上的话，恐怕真要命丧此处了。

看来不再拼命一次是不行了。

他思量到这儿，心中再无任何迟疑，面对狂舞而下的巨狼牙棒，竟然身形一定，不再

躲闪，持刃的手臂一抬，猛喝一声“穿喉”。

少年看似瘦弱的手臂，顿时青筋毕露，粗大了一圈有余。

那口银色长刃在一股怪力所用下，化为一道银芒直奔丑妇而去，速度之快远超以前数倍。

那丑妇目睹此景，吓了一跳，想要再收回狼牙棒抵挡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

她惊怒交加，干脆心中一横，两手猛然一松，狼牙棒竟脱手向少年胸前狠狠撞去。

她想，在同样同归于尽招数下，对方十有八九也会后撤保命的。

但柳鸣眼角只是略一抽搐，手中动作不变，胸膛猛吸一口气，接着腰肢再一扭，身体胸膛就一下变得扁平无比。

“呼”的一声！

巨大狼牙棒从少年胸前一擦而过，并留下数道深深血槽，鲜血当即从中飞溅而出。

但柳鸣脸色根本不变，仿佛受此重创之人根本不是自己，反而手腕猛一抖，银芒一闪，从妇人脖颈处洞穿而过。

妇人一声大叫，两手紧抓咽喉仰天倒下，肥硕身躯在地面不停抽搐。

这一切都是快如闪电般发生的！

蓝袍男子到了近前处，才看清楚这一切，当即大惊，一声怒吼，手中巨弩一摆，再有十几根寒芒激射而来，同时手中骨剑竟冲少年这边虚空一刺。

正想再冲上去对妇人补上一剑的柳鸣，当即只觉危险之极的感觉一下涌上心间，顿时下意识地肩头猛然一偏……

血光一现，某种无形的犀利东西竟从少年面颊一擦而过，凭空斩掉一缕鬓发。

“符器，你是炼气士！”柳鸣身形一个翻转，轻巧落在远处，定睛一看对面男子手中之物时，顿时失声。

只见蓝袍男子手中的短剑上，赫然浮现出数条诡异的扭曲光纹，并闪烁着淡淡白光。

“小子，你竟敢伤我夫人！你这次死定了。”男子脸庞在手中短剑亮光映照下，显得有些微微扭曲，另一只手将巨弩一抛，飞快从怀中取出一枚血红色丹药抛入口中。

显然刚才那一招远超常理的攻击，他是不会随便施展的。

柳鸣见此情形，大叫一声“看暗器”，单手一扬，一团白乎乎的东西当即向地上还在抽搐不动的丑妇激射而去，同时单足一踩地，整个人弩箭般冲入了一侧密林中。

男子见此先是一怔，随之大怒，但也不能真不管躺在地上的丑妇只追少年去，只能无